

网络泛娱乐化的盛行机理、多维影响及治理路径

陈梦琪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 100044

DOI:10.61369/SE.2025100016

摘要：随着互联网的高度发展，泛娱乐化也应运而生，娱乐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了现代人的“精神鸦片”。本文旨在系统剖析网络泛娱乐化现象的盛行机理、多维影响及治理路径。研究揭示，其内在机理源于资本、技术与个体心理的三重驱动；为应对此挑战，本文提出构建以社会、媒体与学校为主体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社会层面需加强监管与文化引导，媒体层面应强化社会责任并优化算法，学校层面则须纳入媒介素养教育并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唯有通过多方合力，方能引导网络娱乐回归其积极本质，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关键词：泛娱乐主义；内在机理；消极影响；治理路径

The Prevalence Mechanism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Online Pan-Entertainment

Chen Mengqi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4

Abstract :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trend of pan-entertainment has emerged. Entertainment has permeated every corner of life and has become the "spiritual opium" of modern people. This article aim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revalence mechanism, multi-dimensional influences and governance paths of the phenomenon of online pan-entertainment. Research reveals that its internal mechanism stems from the triple drive of capital,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l psychology.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this paper proposes to build a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with society, media and schools as the main body: the social level need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cultural guidance; the media level should enhanc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optimize algorithms; and the school level must incorporate 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and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mental health. Only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of all parties can we guide online entertainment back to its positive essence and create a clear and clean online space.

Keywords : pan-entertainmentism; internal mechanism; negative impact; governance path

在数字化的浪潮下，网络泛娱乐化现象如同潮水般席卷而来，深刻的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模式。所谓网络泛娱乐化，是指在信息化的条件喜爱，娱乐元素借助网络这一强大载体，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来过于泛滥的态势，致使人们逐渐以娱乐化的心态去对对待一切事物，将娱乐化作为衡量事物价值的核心标准，从而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

从表现形式来看，网络泛娱乐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在内容上，不论是严肃的历史文化，深刻的学术知识、还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政治经济议题，都被披上了娱乐的外衣。一些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为了博人眼球，随意篡改历史事实，将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夸张，来满足观众的猎奇心理；一些严肃的学术讲座被剪辑成为充满趣味性的片段，通过网络广泛传播，虽然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知识的深度和严肃性；在传播渠道上，以抖音、快手等短视频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凭借其便捷的操作，碎片化的内容和强大的算法推荐机制，迅速吸引了大量的用户。这些平台充斥这大量用户。这些平台大多充斥这各种搞笑、低俗的视频内容，用户在轻松滑动屏幕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沉浸在娱乐的海洋，难以自拔；在用户参与的方面，网络泛娱乐化体现出全面参与的态势。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名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参与到娱乐化的传播过程之中。

一、网络泛娱乐化的盛行机理

社会环境变迁：泛娱乐化的外部催化力

泛娱乐化的生成，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更是社会结构转型

泛娱乐化的兴起并不是偶然，而是社会环境变迁、技术媒介革新和个体心理需求三者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与文化生态变化的必然结果，其核心逻辑体现为“价值多元化”与“消费主义渗透”的相互作用。

一方面，价值多元化打破了传统的文化权威，为泛娱乐化提供了“去崇高化”的土壤。当价值多元化瓦解了传统文化权威，其留下的价值真空迅速被泛娱乐化所占据。当“崇高”退场，“有趣”便成为新的霸权，直接导致历史与经典被娱乐逻辑解构。这种“去崇高化”的狂欢，表面上拥抱多元，实则矮化了文化内核，并在社会的默许下不断扩张。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的全面渗透，资本以娱谋利，加速了网络泛娱乐化的商业化扩张。正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他看来，资本“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者增值^[2]”。在这种以谋利为主要目的逻辑导向下，文化创作从“内容导向”转向“流量导向”，当资本发现“低俗化”“猎奇化”的内容能带来更高的商业回报时，便会主动推动泛娱乐化向更深层次渗透，形成“资本逐利—内容低俗—流量增长—资本加码”的恶性循环。

（一）个体心理需求：泛娱乐化的内在驱动力

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孤独、焦虑与空虚感，催生了对“即时快乐”与“虚拟归属”的巨大心理需求。这正是网络泛娱乐化得以盛行的深层土壤，其核心驱动力可以精确地归结为“解压代偿”与“身份认同”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心理机制。

从“解压代偿”来看，工业化与数字化进程催生了高强度的社会竞争，职场压力、生活焦虑成为普遍的心理状态。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个体的安全需求、尊重需求难以充分满足时，会转向低门槛的“即时愉悦”寻求代偿。此时，泛娱乐化内容——无论是短暂的短视频、刺激的网络游戏，还是精心编排的综艺节目——提供了一种零门槛、高强度的即时反馈和情感宣泄。它制造了一个暂时的“心理避风港”，让用户得以从现实压力中“离线”，通过感官的直接刺激来补偿内心的疲惫与失落。然而，这种代偿是浅层的，它并未解决压力的根源，反而让人在不断的即时满足中，降低了对延迟奖励的耐受性，从而加深了对这种廉价快乐的心理依赖。

从“身份认同”来看，泛娱乐化通过“圈层化表达”构建了个体的归属感。现代社会的原子化趋势，让个体逐渐脱离传统的家庭、社群纽带，转而在娱乐圈层中寻找认同。泛娱乐化现象通过共同的偶像、话题与圈层文化，将分散的个体重新聚合。加入一个“粉丝社群”，或是沉迷于某个特定的游戏文化，其意义远超娱乐本身——它提供了一套清晰的身份标识和群体归属。在这个圈层内，共享的“梗”和独特的“行话”成为身份凭证，让个体获得在现实世界中难以企及的存在感与认同感。这种基于趣味的“身份认同”，虽然易于建立，却也极易固化，催生出排外且封闭的“信息茧房”。

（二）技术媒介革新：泛娱乐化的传播加速器

倘若将个体内心的逃避与认同诉求视为泛娱乐化滋生的内在动力，将消费主义与价值真空的社会环境视作其蔓延的外部催化，那么，媒介技术的颠覆性革新，则是彻底引爆这场文化变迁的“加速器”。它不再仅仅是渠道，而是以其即时、沉浸与智能化的特性，从根本上重构了娱乐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方式，使泛娱乐化得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席卷社会。

首先，媒介技术的“平民化赋权”，降低了娱乐生产与传播的门槛，让泛娱乐化实现“全民参与”。在传统媒介时代，电视、报纸等渠道被精英阶层掌控，娱乐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具有严格的审核机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与短视频平台的普及，让“人人都是创作者”成为现实。一部手机就能拍摄短视频，一个账号就能发布娱乐内容，这种“零门槛创作”使得大量非专业创作者涌入市场。由于缺乏专业的文化素养与价值判断力，这些创作者往往倾向于选择“低俗化”“猎奇化”的内容吸引关注——毕竟，拍摄一段搞笑段子比创作一部严肃纪录片更容易，也更易获得流量。这种“全民娱乐生产”的模式，直接扩大了泛娱乐化的内容供给，使其从“小众现象”演变为“社会潮流”。

其次，算法推荐技术的“驯化效应”，进一步强化了泛娱乐化的传播闭环。当下的互联网平台普遍采用“用户画像—精准推荐—流量反馈”的算法逻辑：平台通过分析用户的浏览记录、点赞行为，构建个性化的“兴趣模型”，然后持续推送同类内容，以提高用户停留时长。这种算法逻辑看似“贴心”，实则是对用户兴趣的“驯化”——当用户偶然点击一段低俗视频后，算法会不断推送更多类似内容，形成“信息茧房”；而用户在“茧房”中持续获得即时愉悦，又会进一步强化对这类内容的需求，反过来推动平台增加泛娱乐化内容的供给。更值得警惕的是，算法的“流量至上”原则，会主动筛选出“最易传播”的内容——通常是低俗、猎奇、情绪化的内容，因为这类内容的传播成本最低、受众最广。这种“算法筛选”机制，无形中成为泛娱乐化的“推手”，让低俗内容在平台生态中占据主导地位，挤压优质文化内容的生存空间。

二、网络泛娱乐化的消极影响

网络泛娱乐化以“流量至上”为逻辑，将各类内容简化为娱乐符号，看似满足大众休闲需求，实则对个体认知、文化价值与社会功能产生深层消解，

（一）消解个人深度认知能力

正如《娱乐至死》所言的：当一个文化将娱乐作为主要目标时，它就会失去其批判性和创造力。^[1]泛娱乐化内容以“短平快”的即时愉悦为核心，如碎片化搞笑视频、低俗段子等，通过算法精准推送形成“信息茧房”。个体长期沉浸其中，会逐渐丧失对复杂问题的思考耐心——面对社会议题时，更倾向于接受娱乐化解读而非理性分析，面对知识学习时，更依赖趣味化科普而非系统研读。这种“浅阅读”“轻思考”模式，会弱化个体的逻辑思辨与批判性思维，导致认知能力逐渐退化。

（二）消解文化价值的崇高性

网络泛娱乐化浪潮对文化生态最深刻的侵蚀之一，在于其对文化价值崇高性的系统性消解。这种消解并非通过直接的对抗，而是藉由一套“娱乐至上”的内在逻辑，将一切深刻、严肃的文化符号置于戏谑与解构的熔炉之中。具体而言，它通过两种主要路径实现：

其一，是对严肃叙事的“稀释”与“转码”。历史、经典与英雄事迹本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与精神价值，其崇高性源于对苦难的反思、对牺牲的敬畏与对理想的坚守。然而，在泛娱乐化的滤镜下，历史被简化为“戏说”，经典被切割为“梗”与“段子”，英雄人物则被剥离其精神内核，成为被围观、调侃甚至“CP化”的娱乐符号。这一过程抽空了文化符号背后的严肃意义，使其成为浅薄、扁平且易于消费的娱乐素材。

其二，是确立以“有趣”为唯一评判标尺的“新霸权”。当娱乐逻辑成为主导，衡量文化作品价值的标准便从思想的深度、艺术的创新与情感的升华，悄然滑向能否带来即时的感官刺激与情绪快感。在这种新标尺下，任何无法被迅速转化为娱乐体验的深刻内容，都被默认为“无趣”和“过时”，从而被边缘化。这不仅导致了文化创作本身的“向下兼容”，更塑造了一种拒绝崇高、拒绝深刻的公众心态。

最终，文化价值的崇高性在持续的娱乐化解构中逐渐褪色，公众对深刻感知能力也在无尽的浅层快乐中被麻痹。长此以往，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将面临被“娱乐至死”的叙事所篡改的风险，其精神根基也将因此而松动。^[3]

（三）消解社会共同讨论空间

在泛娱乐化的浪潮下，社会公共讨论空间正遭到持续的侵蚀与消解。其核心机制在于，复杂的公共议题被系统性地进行“娱乐化转码”：在探讨重大社会事件时，公众的注意力常被导向戏剧化的“边角料”与人格八卦；而在公共政策的辩论场域，浅薄的表情包与戏谑的调侃则挤压了审慎的理性分析。^[4]这一转码过程，使得公共讨论的核心从“辨明事理”滑向“制造快感”，从关乎公共利益的实质问题，蜕变为一场场追逐情绪共鸣的浅层狂欢。其后果不仅是有效共识的难以达成，更深层地，它割裂了公众对现实社会的共同认知，最终导致公共空间理性沟通功能的瘫痪。

三、泛娱乐化的破局之法

网络泛娱乐化最为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文化现象，其治理是

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个体、社会和技术等多层面协同发力。

从个体层面而言，提升媒介素养与培养深度思考能力是摆脱“即时愉悦”依赖的关键。通过学习批判性思维和逻辑分析方法，阅读经典书籍，参与深度讨论等方式，个体能够增强对信息的辨别与筛选能力，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洪流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泛娱乐化内容轻易裹挟，从而实现思维的拓展与升华，为自身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5]

从社会层面，重建文化价值共识并坚守“崇高”底线至关重要。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的时代，既要尊重文化价值的多样性，倡导文化平等，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又要坚决抵制低俗、不良文化对社会文化生态的侵蚀，通过加强文化教育、开展文化活动以及发挥媒体正面引导作用等策略，凝聚社会成员的价值共识，筑牢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根基，增强社会凝聚力，推动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从技术层面，优化算法伦理是解决问题的重要一环。通过制定算法伦理规范，明确算法在设计与应用中的道德准则；增加算法透明度，让用户了解算法推荐的逻辑；引入人工审核机制，纠正算法可能出现的偏差，使算法在满足流量需求的同时，更好地履行文化责任，为优质文化内容的传播开辟广阔空间，打破信息传播的“孤岛”，促进文化的多元传播与共享。

只有当个体、社会和技术这三个层面紧密配合、相互促进，才能打破泛娱乐化所形成的“心理闭环”。这一“心理闭环”如同无形的枷锁，禁锢着人们的思维，阻碍着文化的健康发展，而多管齐下的破解策略，能够激发文化的活力与创造力，推动文化朝着更加健康、多元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人们能够在丰富的文化滋养下，提升精神境界，培养正确的价值观；社会能够在共同的文化价值引领下，实现和谐稳定发展；文化自身也能够在多元碰撞与交流中，不断推陈出新，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源源不断的动力，从而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的繁荣昌盛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228-235.
- [2] 尼尔·波兹曼. 娱乐至死 [M] 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1-112.
- [3] 付红敏. 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价值观的消极影响及对策研究 [D]. 河北科技大学，2024.DOI:10.27107/d.cnki.ghbku.2024.000883.
- [4] 宋钊锋. 泛娱乐主义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D]. 山东师范大学，2023.DOI:10.27280/d.cnki.gsdstu.2023.000136.
- [5] 谭江林. 泛娱乐化思潮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2020.DOI:10.27159/d.cnki.ghzsu.2020.001556.